



# 薛定谔之猫

1935-1945

我在日军战俘营的诡异经历

深山监狱惊现临界 平行世界遭遇奇诡

中雨◎著

SCHRÖDINGER'S CAT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定价 10086

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# 薛定谔之猫

1935-1945

我在日军战俘营的诡异经历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薛定谔之猫 / 中雨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133-0719-2

I. ①薛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6529 号

---

## 薛定谔之猫

中雨 著

责任编辑: 汪欣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17.25

字数: 220千字

版次: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719-2
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001

# 目录



## 第一章

雷子：逃出战俘营 / 001

## 第二章

邵德：不存在的战俘营 / 017

## 第三章

雷子：山魃的尖啸 / 031

## 第四章

邵德：消失的尸体 / 045

## 第五章

雷子：哑巴的话 / 060

## 第六章

邵德：秘密机构九日基地 / 076

## 第七章

雷子：无人村庄 / 089

## 第八章

邵德：诡异的日军宪兵 / 104

## 第九章

雷子：龇牙的婴儿 / 117

002

# 目录

## 第十章

邵德：山洞里的坦克 / 132

## 第十一章

雷子：大鸟的遗言 / 149

## 第十二章

邵德：神秘男人 / 164

## 第十三章

雷子：谁是日本人 / 178

## 第十四章

邵德：三年前 / 193

## 第十五章

雷子：四哥的秘密 / 209

## 第十六章

邵德：看不见的世界 / 224

## 第十七章

雷子：灰衣人 / 238

## 第十八章

邵德：消失的活人 / 259

# 第一章

## 雷子：逃出战俘营

我以为我活不过三十岁的。

当我被日军抓获，送到远山战俘营的时候，我才二十六岁，日军一贯处理中国战俘的方式都是直接枪毙或者送去当苦力，活活地折磨死。而像我这种被送到战俘营的确实不多。或者，真被枪毙了，对我来说也好，起码不用到战俘营来受罪，也不用在不久以后，经历那一场让人失魂发狂的故事。

其实逃亡并不是我们的初衷，关在远山，就算放你出去，可要用双腿走出远山山脉，基本上也是不现实的。也许是天意吧，我们竟然真的逃出来了，而且冲进了远山的深处，这就意味着，接下来我们自己也无法知道即将要面对什么，将要去哪里；也意味着，鬼子要再抓到我们，基本上很难了。

我们八个人，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树林里急急地行走，完全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。吴球边走边骂：“狗日的，早知道跑出来是这么个情况，我宁愿继续在远山蹲着，起码这一会儿已经吃了口牢饭，倒在那破木板上睡觉了！”

四哥扭头看吴球一眼：“吴球啊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”

大鸟也跟着四哥起哄：“就是，你回去就说是为了劝我们回战



## 第一章

俘营，才跟着跑出来的，弄不好还可以弄个狗汉奸当当。”

吴球冲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：“老子就算死，也不会跟那些狗日的伪军一般地活着！”

四哥说：“你自己知道就好。”

我和死老头一直默默地走在最后，死老头是杀过大东亚共荣圈的啥政府官员给送到远山来的，据说杀了还不止一个，但最后不知道怎么没直接被地方上的伪满政府毙掉。死老头在监房时就是很喜欢唠叨的一个人，当然，他发言，总是会被兄弟几个反驳。我却偶尔附和他一下，毕竟是老江湖，他的很多想法与见解，都一次次用结果证明了确实有他的可圈可点之处。

爱唠叨的死老头这一会儿又说话了：“雷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这片林子有啥不对？”

“还好啊！只是要多久才能走出去倒是个问题。”我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死老头“嗯”了一声，便没说话了。振振却扭过头来说道：“雷子，你说我们从跑出来到现在已经多久了？”振振是在淞沪会战被俘的，和吴球一样。也就是因为见识过了那如绞肉般的淞沪战场，所以从海波哥策划这次逃亡开始，他就义无反顾。

我看看天，说：“怎么着都应该走了有七八个小时了吧？”

死老头在后面又吭声了：“就是啊！雷子，我们跑出来时应该是上午十点吧？我也估摸着这出来起码快有十个小时了，可这天咋就暗不下来呢？”

海波哥便说话了：“难道你们还想快点儿天黑，蹦出啥野物来生吞了你们？”

振振耸耸肩，说：“咱只是觉得这样走啊走的，没个时间，没



个目的，心里面没底儿。”

“没底儿你就别出来啊！”四哥扭过头来骂道。四哥是在南京被俘的，据说以前是个营长，当时死守着南京城里没跑的基本上全死光了，四哥说他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是战死的，就剩他活得窝囊被炸晕了，醒来后发现了鬼子手里，便对着鬼子破口大骂。小鬼子也是群男人，也有血性。可能是觉得四哥是条汉子吧，便给扔到远山来了。用四哥的话说是：“死就死球！不死就总要被我出了这鬼地方。”于是，他和海波哥两个老东北，天天蹲在角落里算计，也就有了咱今天上午那一场来。

振振被四哥抢白一顿，便不吱声了，低着头继续跟着大家往前走。

前面的吴球又吐了一口唾沫到地上：“这狗日的林子，树也多，草也多，可一个兔子啥的都没有，难不成都修炼去当了妖精？”

大鸟总是喜欢跟着起哄的，这一会儿又附和道：“就是啊！球哥，饿得慌哦！”

吴球回头白了大鸟一眼：“老子饿得急了，把你小子给弄死吃了行不？”

大鸟嘿嘿笑：“球哥，别拿我寻开心啊！真要弄死吃一个，我看哑巴倒合适。”

哑巴走在中间，也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，低着头继续走着，手里还握着上午从伪军看守的枪上卸下来的刺刀。没人知道哑巴是在哪个战场上被俘的，也没人知道他在远山战俘营待了多久，这个大个子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表情。

死老头又在我背后说话了，不过这次声音比较小，凑到了我耳边，那股老人才有的口气都吹到了我鼻孔里：“雷子！你真没发现





## 第一章

啥吗？”

见死老头表情严肃，我便停下步来，扭头也小声地说道：“老鬼，有啥直接说呗！”

死老头嘿嘿笑道：“刚进林子时，树上还有些鸟啊啥的，地上也有些老鼠，可现在这几个小时，好像没看见啥活物。”

我听了死老头这话，心里还真咯噔了一下。确实，好像是有些时间没看见什么活物跑动了。

走在前面的四哥估计是听到了我们的话，扭过头来冲我们嚷道：“你俩在后面又磨蹭啥？说好要逃出来时都是发了誓的，谁敢回头就弄死谁，现在都少玩小心眼儿！”

大鸟便也跟着起哄了：“咋了咋了？有谁又想去小日本那儿立功了不成？要立功的我帮你们直接执行掉就是了。”

死老头对前面站住的几位嘿嘿地笑着说道：“没聊啥啊！就是说肚子饿得有点儿走不动，我这老身板和你们没法比的。”

海波哥便说话了：“老鬼，熬不住也得熬一会儿，天黑前有多远就尽量走多远。有我海波在，你坚持不住了，也绝对不会丢下你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吴球跟着人模狗样地点点头：“就是！只要有我和四哥、海波哥在，就绝对不会让咱任何一个战友在这林子里掉下队的。”吴球在四号房里时，就总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俨然除了四哥和海波哥外自己是号房里的第三号人物。只是可惜，就他那副讨好狗日的伪军看守时的模样，让我们始终不齿。

海波哥看看天说：“唉！确实这天怎么就是暗不下来呢？在战俘营里觉得日子难过，一天过得慢，现在出来了，这日子怎么还是这么难熬呢？”



四哥拍拍他肩膀：“少想这么多了，现在小鬼子如果追得紧的话，还能逮到咱，趁着天还没黑，继续赶路吧。”

海波哥“嗯”了一声，扭头往前走，边走边大声对大家说道：“都坚持下，熬完这一程，兄弟们都好过了。”

众人便都沉默下来，继续埋头往前面迈着步子。

走在我和死老头前面的哑巴却停住了，头扭到一边，不知道在看啥，然后突然一个大跨步，往旁边一棵大树跑了过去。

哥几个就喊上了：“哑巴，你要干吗？”

哑巴没理我们，直蹬蹬地跑到树后面，一手伸进去，一把提了一只兔子出来。

我和大家一样，先是一乐，寻思着总算可以填下肚子了，可接下来看到的，却让我们头皮一麻——那居然是一只很强壮的死兔子，并且脖子位置还留着被撕咬的伤口。

振振瞪大眼睛说道：“不会是被狼什么咬死的吧？”

大鸟吞了一口口水：“被狼咬死的都还算了，不要是老虎啥的。”

哑巴站在那儿没动，一只手提着兔子，另外一只手探到兔子的肚皮上摸了摸，然后望向我，摇摇头。

我说：“咋了？哑巴。”

哑巴提着兔子走到我身边，指指兔子，示意要我摸一下。

大伙也满脸疑惑地围了过来，都伸手去探兔子的肚皮。吴球便说：“没啥啊！已经死翘了的一只兔子啊！咱捡了哪个野物的便宜。”

海波哥却摇头了，问哑巴：“你是不是想说这兔子身上还是温的？”



## 第一章

哑巴狠狠地点点头。吴球便骂道：“温的就温的，林子里的野物没见过咱这么多人，咬死了兔子就被我们这些活人给吓跑了，正常啊！”

大鸟附和道：“就是！少弄得这么一惊一乍的，真是老虎，我们这么多人，那畜生也不敢过来的。”

四哥阴沉着脸：“都少为这破事说了。”说完四哥抬头看看天：“这一时半会儿也暗不下来，干脆现在就生点儿火，都先填下肚子。”

我冲四哥笑笑说：“四哥，生火还是算了，大家凑合点儿先吃点儿生肉吧，后面小鬼子是不是还在追？现在咱还没底。”

四哥看了我一眼，一扭头冲海波哥说：“雷子说的也是，反正进到这林子不是来观光的，直接撕了一人咬上几口得了，能填饱肚子就行了。”说完拍拍我肩膀，冲我点点头。

吴球却已经一把从哑巴手里把兔子抢了过去，说：“得！生吃就生吃，听说那老毛子吃牛肉还都生嚼呢，咱也来时髦一把！”说完吴球把兔子一条腿踩住，狠狠地一扯，把兔子撕了开来。大鸟也上前帮手，七手八脚地把这兔子扯成了碎片。吴球递了两块后腿的肉给四哥、海波。自己也留了一块好肉，然后给大鸟、振振、我一人分了一片，剩下点儿碎的脖子、内脏啥的，朝着哑巴和死老头扔了过去。

死老头望着那截血肉模糊的兔脖子吞了口口水，然后再一看大鸟和吴球已经捧着啃上了，便叹口气，捡着那截脖子，正要张嘴咬下去。一只大手就搭上了死老头的肩膀，海波哥把手里的后腿递了过去：“老鬼，咱换换吧！把你这老骨头饿死了，咱对不起出来时对你们的承诺。”

死老头感激地看了眼海波哥，迟疑了一下，接过了海波哥的



恩惠。

哑巴无声无息地，一屁股坐到地上那堆杂碎前，不知道从哪里摸出块大石头来，冲着那兔头就捶了下去，然后双手捧着，大口地吃上了里面的玩意儿。我们几个见那阵仗，便都有点儿犯恶心，瞅着自己手里的玩意儿也恶心起来。哑巴却像没事人一样，好像吃糊糊一般吸啊咬着吃完那兔头，然后一伸手，抓了一把不知道是兔心还是啥的，便往嘴里塞。

我忙扭过头去不敢看，心一横，继续啃手里的那带着骨头皮毛的肉。

大家都沉默下来，或站着或蹲在地上啃手里的玩意儿。冷不丁地，振振说道：“不对啊！”

吴球说：“又啥啊？给你吃了就不对了？”

振振白了吴球一眼，对海波哥说道：“哥，这兔子咋没血啊？”

死老头便跟着说道：“我开始就想说的，撕这兔子时就没滴下血来，整个一肉铺上的死猪肉一般干干净净的。”

海波哥点点头，扭头望向四哥：“四哥，好像是有点儿蹊跷哦。”

四哥便又皱了眉，冲海波哥点了下头，然后扭头对着振振和死老头骂道：“有血没血吃了就吃了，想这些东西干吗？吃饱了继续赶路才是咱要考虑的，林子里古怪的东西多，只喝血不吃肉的动物又不是没。咋了？被小鬼子的牢饭喂得都富贵了，不知道自己是啥种了？快点儿啃完，我裤兜里还有上午在那小鬼子尸体上掏出的几根烟，啃完再吹完这几根烟，继续往前面赶！”

见四哥发火，大伙便都不说话了，埋头像几只野兽一般，继续啃这一点点肉。哑巴双手一把抄起那些杂碎，呼噜呼噜地吞上了。



吴球骂道：“这孙子，兔大粪估计也给吃下肚不少。”

大伙便呵呵地笑，哑巴满嘴的脏水，抬起头来，冲着我们也微微地笑笑。死老头又在我背后细声细气地说道：“雷子，看到没！真的没活物，这兔子也是死的啊！”

我白了死老头一眼，没有吭声。四哥的话虽然有些粗，但还是在理：咱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么多想法，能多跑出一点儿，就安全一点儿，距离我们带着自由身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，又近了一步。

依然是那么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着，这次哑巴走在最后，四哥和海波哥走在最前面，我和死老头走在哑巴前面。哑巴时不时地甩开膀子，把手里的刺刀往旁边的树上甩上一刀，似乎他除了和我们一样的劳累外，还有多余的精力需要发泄掉一般。

就这么没有时间感地埋着头走了很久，天依然没有暗下来的迹象。海波哥和四哥在前面小声地说话，然后扭过头来问道：“你们有没有闻到啥味儿啊？”

吴球便也站住，说：“是啊！我还以为是我身上的味儿，你们几个闻到些啥没？”

振振摇摇头，我和死老头被他们一说，便也觉得空气中似乎有那么一丝丝的腐味。大鸟说道：“你们还别说，是有股子味儿啊。”

海波哥说：“而且好像这味儿就在我们前面。”

我扭头看了看哑巴，哑巴也正看着我，眼神中好像想要表达些什么一般。我便对海波哥说道：“前面可能有湖啊什么的吧？树叶什么的积在里面的味儿吧？”

海波听了，想了一下，又扭头看四哥。四哥把手一挥：“行了行了！继续走就是了！雷子分析得在理，走到前面就知道了。正好



渴得很，走了一天都没喝水，刚吃了那些生肉，火气也上来了，快赶到前面好好地喝口水去。”

振振嘀咕道：“老子还要洗个澡，游一会儿去，洗掉这一身的晦气，叫啥来着，洗掉晦气赶小鬼，快快活活好过年。”

那股子腐味儿便越来越浓了，闻得久了，却似乎觉得是股清新的气味儿般。就像以前在兵营的乌烟瘴气里过久了，偶尔闻到臭水沟里的味儿，便产生一种家乡田埂的味道的错觉。振振又说话了：“雷子！你走出这林子后，第一个要做的事是啥？”

“还能有啥？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啊！”我没好气地说道。

“这个是肯定的，我是说最想做的事情，比如说找个女人啊、喝顿小酒什么的？”振振不依不饶。

吴球插嘴道：“肯定是女人啊！你以为都像你，就惦记着喝酒吃肉。”

振振白了吴球一眼：“谁问你了，你就一动物，雷子，你说说。”

我淡淡笑了笑：“说句实话，我最想做的事是去我妈坟上看看。”我老家在苏州，淞沪会战时整个小镇一夜之间被小日本的飞机炸成了废墟。老娘有没有坟，说实话，都够呛！

振振便瞪眼说：“得！少在这里扮高人了，我就不信你这么孝顺。”

死老头骂道：“振振，你以为都像你？”

振振嘿嘿笑了：“行了行了！你们都是圣人。”说完搭着大鸟的肩膀：“大鸟兄弟啊！他们都是圣人，咱出去第一个事就是你陪我喝酒，我陪你玩女人。痛快了后咱还是找机会杀几个小日本去。”

大鸟也嘿嘿地笑了：“行！咱不和他们这些圣人混。”



正说到这里，前面海波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嘿！雷子！真的有个湖啊！”说完他和四哥大踏步地跑了上去。

大家都很是欣喜，跟着他俩稀稀拉拉地往前跑着。振振边跑边脱着战俘营发的那件长袖单衣，喊道：“看我浪里白条发狠来了！”

一席人疯跑了一两百米，前方豁然开朗，一个大概有三四百平米的小池塘显现在我们眼前。池塘周围漂浮着树叶，中间的水很是清澈，在那里闪啊闪的，而那股腐味儿也格外地浓厚。

掩不住心中的喜悦，我们都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上，将头伸进去大口地喝水。振振直接跳了进去，往前面胡乱跑了几步，便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然后在我们前方七八米远的地方探出头来，狠狠地打了个嗝，哈哈笑道：“奶奶的，我还真以为不见底呢，这中间也就到脖子的高度。”

大家便都对着他笑，大鸟和吴球也脱了衣裤，往水里游了去。出来这么久，虽然大家都看上去一脸的无畏，但骨子里始终还是提心吊胆的。看到这洼小水塘，似乎找到了一些自由的感觉。我们剩下的几个都喝了个痛快，在那水潭边往地上一躺，感觉很舒服。就哑巴一个人，只喝了几口水，便提着那柄刺刀，到水潭周围四处巡视去了。

在里面游着的三位，像孩子一样打起了水仗，大声地笑着喊着。四哥便冲着他们发话了：“都很快活吧！小心快活死啊！声音还大点儿呗，怕鬼子找不到你们几个吧？”

海波哥微微笑，望着水里的三位，拍拍四哥的肩膀。“让他们乐呵下吧。”然后冲振振他们说，“声音小一点儿就是了，快活完咱还要继续亡命去。”

大鸟他们仨扭头冲海波哥、四哥傻乎乎地笑笑，在水里站了起



来，水深还真只到脖子。振振对着大鸟说：“嘿！这下面是什么玩意儿，踩着软软的，也不像泥，泥比这要滑多了。”

吴球乐呵呵地说：“像大便对吧！来！哥给你摸一把出来糊你嘴。”说完蹲了下去，估计是真摸泥去了。

接下来“哗”的一声，吴球头从水里伸了出来，一张脸变得雪白，往我们躺着的草地上发了狂地跑了过来，大鸟和振振不明就里，但也下意识地跟着往岸边跑了上来。我们几个见他这副模样，也都站起来。只见吴球嘴巴哆嗦起来：“下……下……下面有个人……”

四哥瞪眼了：“球啊！在这胡说吓人，小心我和你海波哥抽你哦！”

吴球的脸还是雪白，大口地喘气，半晌才似乎缓过神来：“哥！我刚摸到水下面，好像摸到了一只手，真的！”

四哥“啪”的一个嘴巴抽了上去：“球啊，再胡说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的，别怪哥我动手哦！”

吴球抬起手来，手哆嗦着的，指着水潭里面，哭丧着脸：“哥，再叫个人下去摸一下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今儿一天都太紧张了，哥！真的是一只手。”

海波哥便扭头对着大鸟和振振说：“你俩去吴球刚才站的地方摸摸，吴球这孙子自己吓自己，给他摸条鱼什么的上来让他压压惊。”

大鸟和振振刚被吴球吓了一跳，这一会儿便又在笑了，说：“行！球啊！哥俩给你下去摸个女人上来，全裸的哦！”

说完两个便往水里走去，走了有七八米远吧，还没到吴球刚才站的地儿，两个便往水里探了下去。那种小水潭因为树叶多，在水里睁开眼反正也看不到什么，只能用手去探。





我们虽然对吴球说的话半信半疑，但那一会儿见振振和大鸟探了下去，还是有点儿紧张。谁知道两人探下去后也没多久，“哗啦啦”地两人都跳出了水面向我们跑来。大鸟还一甩手，扔了个物件到岸上来。

两人冲回到岸上，脸也都白了。我和死老头忙上前，拍拍他们的背，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有啥慢慢说。”

振振先说话了：“我……我应该是摸到了……摸到了人的脑袋。”

大鸟的嘴巴还在抖，啥都说不出，只知道一只手抓着我，另一只手指着地上他扔上来的东西。我们扭头一看，都没了声响，只见地上被大鸟甩上来的东西，竟然是一只黄色的胶鞋，上面粘着的黏黏糊糊的泛白的东西，似乎真是腐烂的人肉。

海波哥第一个忍不住弯腰“哇哇”地吐了起来。接着是我和大鸟、吴球、振振。死老头头朝下“咕咕”地干呕了几下，一脸的难受。就四哥和哑巴还站在那儿。明显地看得出四哥喉咙翻了翻，然后铁青着脸又吞了下去。哑巴往旁边走了一步，盯着那双军鞋，瞪着眼睛，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大家吐了一些看上去很恶心的兔肉出来后，便都像被放了气的轮胎，一个个扶着旁边的树喘着气。振振骂道：“奶奶的，老子起码喝了两斤这水，太恶心了！”

海波哥也开始骂娘：“这丫的，是啥屁人死在这里面了，而且不浮在上面好让咱有个心理准备！”

吴球苦笑道：“半辈子下来，还真给喝了口人肉汤来，真把我给恶心坏了。”

四哥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神色，看着我们折腾完了，说道：